

建党篇之历史事件第2期

第一本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诞生

1918年的岁末，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码头上，一位离“家”已经整16年的青年，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，踏上了外滩的十字街头。这个青年叫李书诗，号汉俊，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“李汉俊”就是他。

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，尽是英、德、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。

李汉俊经人介绍，住进了上海渔阳里。8个月后，陈独秀便来此，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，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筹备地。

1920年1月初，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，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。

“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，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，格外温暖！”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，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、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。

“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。这次在离开北平时，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。此行到上海来，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！”陈独秀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。

“成立政党，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！现在关于社会主义

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，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。”陈望道说。

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，他说：“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。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、研究好后，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。所以我建议：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，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并且尽快把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代表作《共产党宣言》翻译出来……”

陈独秀频频点头，说：“你们的意见极是。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！”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的他突然停下道：“这样，我们第一件事，是尽快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翻译出来，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《星期评论》上发表。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’，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！还有，我也尽快把《新青年》从北京再搬回上海，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……”

“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，我们马上分头行动！”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。“仲甫”是陈独秀的字号，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。

后来，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和一本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交给了陈望道。“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，此事非望道莫属！”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手，深情地道：“拜托了！”末后又说：“望道，你最好别在上海，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！”

陈望道苦笑道：“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！那儿就是你们想

找我也不容易找得到呢!”

“太好了!”李汉俊兴奋地说,“我随时把《星期评论》的版面给你腾出来。”

陈独秀马上摆摆手:“可不是仅仅在你的《星期评论》上发,还应该出单行本!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!”

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,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念。

1920年的早春,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,冒着寒风、踩着雪花,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。

为了安静,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柴屋里搁了一张桌子,开始了他的翻译。

“融儿,这里太冷,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!”母亲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,一边给他的双腿盖上一件厚棉衣。

“不妨,娘。这里安静,我需要安静!”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“洋文书”……

翻译对有些人来说,可能是枯燥乏味的,但陈望道不一样。德国人卡尔·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,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:原来,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“良方”呀!

你听,其声如擂鼓,振聋发聩——“一个幽灵,共产主义的幽灵,在欧洲大陆游荡。”

你听,其声如擂鼓,让人清晰明了——“无产者在这个革命

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！”

这就是世界的未来！中国的未来！

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！激动的时候，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《共产党宣言》……他的声音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。

古朴的山乡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，神往于马克思、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风云。

陈望道一边翻译，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、恩格斯所著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！于是，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，唯有笔尖在纸张上“沙沙”作响……

这时，母亲拿着饭碗和几只粽子，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，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，不舍打扰，便悄悄地退了出去，把门轻轻掩上。

江南的早春，时有阴雨。雨水从屋檐滴下，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上，“滴答滴答”的水声并不小，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，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，只是感到饥肠辘辘时，才下意识地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，用手扒拉着解开粽叶，然后习惯性地碟子里蘸点红糖，再塞进嘴里。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，他觉得润、很甜，就这样边吃边译……

“融儿，红糖够不够呀？”这是母亲的声音，她怕打扰儿子，就站在门外问道。

“够了够了……蛮甜的了!” 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。

快到傍晚时分，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，去给儿子收拾碗筷。嗯？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？母亲觉得奇怪，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，越看越不对劲：“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？”

“啥？”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。

“哎呀！尽是墨哪……”母亲叫了起来，“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？”

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，再一看，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娘，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……”

“看你！”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子，嘀咕道，“你啊，一有书看，有字写，就啥都不在乎了！那墨跟糖能一样吗？我看，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。”

儿子笑了，说：“娘，我没糊涂，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，我这书也很甜呢！”

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，立即返回上海，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。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大加赞赏，但是说到出版，这位囊中羞涩的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。

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所办的《星期评论》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，怎能再血本付出。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“义务劳动”，也没人再好意思让他“出血”。

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，耸耸肩，自嘲道：秀才想打仗，没钱买枪炮……实在是愁煞人啊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

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。

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。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，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。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，同时又把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。

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，来到上海，迫不及待地去看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。

“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，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……”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，见了客人，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，因为此时他正发愁没钱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“这个我们支持！”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。

陈独秀接过银票，大喜。他随即交代李汉俊：“找个进步的出版社，抓紧印！”

很快，第一本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上海诞生了！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，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……

1920年5月，陈独秀发起组织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，成员有陈独秀、李达、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雁冰（即文学家茅盾）、邵力子等。6月，陈独秀同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，决定成立党组织。

之后，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，以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”的名义，开始向北京、长沙、武汉、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

小组写信，要求建立起各地的“共产主义小组”，同时加紧筹建“中国共产党”。

“到底叫‘社会党’还是……”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，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。

“叫‘共产党’！”李大钊毫不犹豫道。

“中国共产党”的名称就是由“北李南陈”确定下来的。

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：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。地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现兴业路76号），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，人称“李公馆”。

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。

来源：共产党员网